石堂先生遺集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六

宋寧德 陳普 尚

講義

春秋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侯不知有王制聖人之所傷也猶知有王制亦聖人之所幸也聖人之於王制拳拳也成其所不當成是不知有王制而紊之也謹而誌之傷之也舉其所久不舉是猶知有王制而存之也從而書之幸之也王制所以一天下靖生民也一或紊之則乱援一開

天下之欲莫知其紀極胥而入於亂矣能無傷乎一
或存之則治具猶存天下之欲猶有所禁止所以閒
太平也能無幸乎聖人之心無非為天下計也然考
仲子之宮春秋所以罪隱公之不知有王制因仲子
之宮而獻六羽春秋之所以幸隱公之猶知有王制
考者遂成而不及之意初者久廢而復舉之辭聖人
之情可見矣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其義如此春秋
為王制作也非為王制作也為天下作也王制行則
天下定于一萬人萬物皆得以生長食息於天地之
間王制亂則天下之亂生於人欲之無涯九疇五福

咸失其倫萬事万物皆失其所求流之禍作於懷襄之流者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此春秋之所以始隱也五伯迭興吳楚漸大日食三十六山頹地震孛入北斗大辰天下之事漸入于戰國之靡爛者東遷以後諸侯各逞其欲而王章日喪也濫觴不塞滔天可立而待也萌芽不翦干雲可坐而致也冊楹彫桷一鑿一榭而已而礼之所由壞也猶繹去籥一繹一籥而已樂之所由傾也此考仲子之宮聖人之所以傷之也遊子不返一夕而歸其喜何如也塞馬久失一朝而得其慰何如也葬蔡桓侯独曰侯者喜其独請

證於王而君臣之礼未漸也猶朝于廟謂之猶者幸
其礼之不遂癈而諸侯之礼可考也此初獻六羽聖
人所以幸之也仲子桓之母也惠公惑於手文再娶
之夫人也諸侯不再娶王制無二嫡惠公首亂之平
王不知正之以王法而反賵之隱公不敢父道而遂
成之非嫡而嫡不當賵而賵無宮而宮惠公隱公無
遠慮而平王之不君不天也聖人傷之以為王制自
此而廢諸侯之欲亦將自此而不禁故於宰咺之歸
賵隱公之考宮不例之於文姜成風去其夫人而謂
之仲子列之於庶母之例焉蓋所以正平王惠隱之

非而考之一辭乃不疑不慮而遂成之意所以罪隱公之不思而傷亂源之遂開也然而考仲子之宮隱公之不知有王制為可罪因仲子宮而獻六羽隱公之猶知有王制為可幸也周公在臣位也成王召公不[illegible]其志而使魯用天子禮樂伯禽不知父志而安受之遂使周公負欺天之过而魯之群公亦因而享天下之祭其末流至舞八佾於陪臣之庭者成王召公伯禽之過也隱公成仲子為夫人以無宮為有宮罪也殊仲子之宮於群廟謀之衆仲而獻六佾焉雖六佾亦非仲子之所宜象也而諸侯之礼樂由是而

後見則存王憂世之心所深幸也冠一字而謂之初者周公之志久晦而不泯周公之道已衰而猶可扶也蓋聖人以身當世道之衡明著諸侯敗度敗礼之罪所以詳世道之所由降而謀其所以救之之術也人心未亡天理猶在諸侯有不忘王室而率旧章於已墜者必深許之所以立太平之基而示还淳之意也考仲子之宫往瀾之既倒也初獻六羽而砥柱頹疏𢡖故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此罪隱公考仲子之宫之意也尔愛其羊我愛其礼此幸隱公獻六羽之意也或曰夫人子氏薨是不去仲子之夫

人也曰此左氏杜預之陋也穀梁子曰夫人若何隱之義也

禮記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敬者明善循理固執不放之謂毋與無同毋不敬事事毋不敬也毋不敬是動時儼矜莊貌儼若思儼然常若有所思也謂靜而無事時或問於程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使民時如何程子曰此儼若思時也安謂不害義不害物無作於心無悔於後定謂常於心始終不易人之一身惟動靜

言辭三者而已儼若安定實同一敬毋不敬一語亦
如仁之包五常也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
曰毋不敬然則毋不敬一語非但一書一篇一章之
首也哉嘆辭以其事若難明而功有必至故嘆之以
示人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所謂篤恭而天
下平也事若深遠而用之守之其功則有所必然矣
此為君者萬世之常法學者之學亦不過舉此而措
之不以家國大小遠近皆有實效明驗不用則已公
內事常在我也疏云曲禮是引儀禮正經今不見者

儀在三千散亡之中然則此四言乃古之斈者相傳之法語至秦漢間猶存揭之篇首足為一大綱領矣

○道者天理之正天下萬世之通行得此理於身心而無所放失謂之德仁即理之流行而無所壅閼義者理之宜施之事物各得其當者是也蘊諸心而無迹形之酬酢而后見事事皆合於禮而后成故孔子荅顏回問仁曰克己復禮為仁其教人也莫先於禮所謂文行忠信四者莫非禮也文謂詩書六藝無一言非禮無一事一物非禮也行行也日用之常非禮無可行者矣存心於禮行之必盡而無敢自欺是忠

事亡皆礼則得其理之實而無虚妄便是信若主於言則孝者之常言何莫非礼法規矩惟踐而實之為難耳

礼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此二句細推之甚有可言不惟使有道者不為利所縻不為人所制蓋可以見道德才能若天下之器國家民物之資取人者當殊而待之尊之富之貴之皆在此而不係於其人之身為人所取者亦當持之守之不可假借以為富貴利達之資雖以此得富貴而皆所以治人理物於吾之本身初無毫髮之相干也

措而上之則舜禹有不與則與義天而盡之則萬人萬物各得其所矣聞者傳聞虞庠夏校以來之所講聞士之有天下民物之志者之所世守也取於人者取之於其人其所取者盖自有物不于其人盖于其道德可以為教才能可以為政其所貴重在此非以其人之身也可見古人用人無非為道為國家民物而非他有所為國家民物非才德不治用人而以國家民物取之則其訪求選擇建立位置必不輕選擇位置不輕則位必得人而有道者必得位萬事得其理而萬人萬物得其所一得而無不得矣取人者取

其人之身雖或以其才德而未嘗殊之以為重專之以為主往往為利祿是以來之富貴是以留之不知位者治人理物之具祿者所以稱其位也因緣循襲富人貴人者皆主于其身而不以其道士之仕者亦以身為主而不知道義之當守職分之當盡至其末流則国家民物之器與古之王者用人取士本意皆棄擲不恤迷昧不知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利欲紛紛汲汲而民物之禍莫知其極蓋一失而無不失也二句之義其究極蓋系此是豈可輕也哉開者多士大夫之講開也古今天下之大義王者用人取士之本

意向代李校庠序許明久矣向書大經中亦多可見
徃〻止一二字而實經世之大義為民為物之源竟
以忽心讀之觀而不見苟以誠心求之則皆可以坐
而得之也○取拎人則在上不輕用而在下亦不拎
槩取人則其末流必至拎爵位皆利欲之私物而在
上者且以私喜私怒私好私惡而富貴貧賤天下人
而民物之命無所係矣比之無首其義正如此

礼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礼釋同增美質
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
如松栢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

貴四時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礼則外諧而

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此篇不知齊曾何人作觀篇首一章游夏之徒或未能及蓋非有見於礼之全体定則一毫不可增損出於天而和於物者不能道器字義味甚長註疏未得其半器者日用闕一不可必須有之又須宜利流通於人無疑於物無礙如十三卦之所陳貴賤上下四民五礼之所用黍稷錢鎛至於巾梳筐筥其上者車輿冕服旂常旒縵礼之尊俎犧罍樂之筦磬鍾鼓尤戈之類制度有定動静有時有之則事成無之則礼

絲一毫智力無所用於其間也禮之於人亦若是君臣父子國家天下何處可闕何事可無何時可廢其多寡隆殺就事節度隨時取中倚一偏闕一節增一分皆不行如農桑工技之家佃漁之用軍旅之需纖悉畢備不多不寡中和便利有子所謂禮之用和為貴和而不節亦不可行晦翁所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嚴而泰和而節乃理之自然禮之全体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均於不可行此之謂也大備如有虞成周之世三百三千無一不奉蓋於其全体定則見其分毫不可闕品節脩奉無不

盡也是故二字因器字而言如農桑家所用左不可闕而具足非有意之為也可闕則不能備矣盛德即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非舜與周公三百三千如何脩辛得盈如勤農務本一心不惰之人耒耜蓑笠凡耕耘收穫所需無不備具完善少或怠惰無志則必破闕缺少薄惡不利視其田則雜莠驕驕而已人而不仁如礼何亦此之謂也回者縈曲柔邪不誠不直釋回即横渠張子所謂辛礼便除去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自然脫洒上去者利欲私意曲邪不直妨人害物者何限惟明於理則見理之全体定則私欲

妨害亦畢竟然收斂鞭辟削除解脫其用工如梓人繩墨如為嘉樹解縶蔓為加殺去根荄使其正直順遂上達而死害也美辭者忠信之人明於禮則發乎疏達不猶不愚挺然有立蔚然可觀如巧笑美目而加文飾所謂增者亦非外面增添不過從本根發出使融暢流行不至於槁死死用而已措猶安頓亦時措之措正字與直字之意亦不爭多施用也措靜而施動也措如陳器設席位施如祭饗獻酬措如加之各事各物之上施謂行之国家天下正者適與相當不悖其正性定理所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行即

所謂小大由之得於人心天理無不受焉者也譬如禾稼用之田而合宜置之家而非無用之物放之四海而無不以為然非若賈而不售者之比也筠者竹青皮堅固收束內護外扞內完固而外無染也如竹筍之有筠所謂義以方外也如松栢之有心所謂敬以直內也存於中所以檢其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好礼則收檢身心屏除物欲其精則存心養性其麄則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所謂如竹箭之有筠也中心誠實志無虛邪不屈於物欲常伸於物上正由中出表裏洞澈無間無害所謂如松栢之有心也

竹箭所恃在筠松栢所恃在心不然則皆朽敗人之為孝不如竹箭之有筠則外雖弛而內固之不如松栢之有心則雖外施威儀不過色厲內荏其所可近而行也不仁如礼樂何亦此之謂也亦如宋儒外有制裁無過不及內則偏癈故為天下之大端合而觀之總為一箇全体定則而器之義益患其難如一也如呂梁丈人從這邊入那頭出雖呂梁之險不能妨害又如良玉在火中三日不熱竹箭有筠松栢有心故雖歷寒暑風烟霜雪而無所損人以礼自束則處富貴而不淫處貧賤患難而不屈如舜禹有天下而

不與文王孔子之羑里陳蔡易所謂困而亨者凡人窮困中多屈喪惟君子志正氣浩當伸而不屈直遂而遂志所謂窮之通亦如求韶雖經变故磨棄然其理其制其用終不能泯没嗚呼礼之為用大矣外皆内無怨只是和物無不懐仁鬼神響應只是合天理皆所謂和者也少有過不及與偏倚則不行矣器者特中之謂和者天下公共又為一日不可無之義一字而三百三千之義畢備非深於礼者不能到也

有本有文以下迄于終篇皆一意詳考之可見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礼於介婦

其疏皆未通釋文意以是戒冢婦之驕逸負恃也蓋
冢婦名位常尊介婦皆當敬之而代其勞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而冢婦之驕逸者往往恃之以自尊陪舅姑或以勞
事使之則怨懟懈怠又多輕怨介婦以其奔走為當
然不加友愛礼敬以吝其礼故因以三事為戒共一
毋字以禁止之謂舅姑或將役冢婦則冢婦當欣喜
受命為諸婦率先盡心悉力為之勿徙委之介婦其
待遇介婦亦當常如兄之愛弟且加礼敬激引使與
己同不可負恃怠惰不加友愛礼敬于介婦也蓋心
一也既能喜躍於舅姑之命必能加愛敬於介婦不

然不敦交愛無礼之心必與怠心合而為一礼記之
言絶其驕泥貢恃之心也又為各盡其心之意蓋像
饒者舅姑之當然奔走者僉歸之常礼而為冢婦又
當自盡其心上下大小兩盡其道者也

是故隆礼由礼謂之有方之士

此章之意甚善更合文公礼之用和為貴章說為一
斤然后為盡不然則礼之為体錯出於聖人之作為
雖曰使人有方而非其所樂亦不能安且久也方精
定處如四方四維八卦十二辰之位事物之定則人
心之定向之謂也輕重比於權衡曲直比於繩墨方

圓止於規矩日月星辰止於天山河海岳止於地禽獸止於山魚鱉止於淵萬事萬物止於禮隆禮由禮則萬事萬物皆有所止耳目有所加手足有所措終身由之不費不勞而凡天下之是非邪正皆一見而辨不然則事事皆無所定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終身迷昏之途荊棘之鄉是非邪正莫知所守飲食起居皆失其宜生不成生死不成死生不得為三才死不得為考終命矣雖然天下之物不安不久則不能成功夫禮苟出於聖人之作為豈能使天下定于一而安且久哉古今有寧守禮而死不忍非禮而生

者天命使之然也是故三百三千之制皆天命之固然天理之當然文公所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礼之全体也非理之自然則先王之道豈能以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乎人之止於礼皆天命不可奪雖或移於私欲而終不能泯滅如水之必東鍼之必南皆其性命然也夫是之謂方非抑而使之強而劫之方字只是論語知方易大象立不易方辨物居方之方即大孝之比也其義最不可不講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

人之生也直直者率性盡心無私而通天地萬物為

一体而無阻隔壅塞之處也如是而后可以生於兩
間而為人不然則有愧於天地有忝於父母有身而
無身雖生而不如死也禮記男子始生以桑弧蓬矢
射天地四方而后敢用穀正此義也天地四方男子
之所有事者人之一身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得天地
之理以為性故天地萬物備於我本為一体而無阻
隔壅塞之處人能盡其性以充其形則事事皆理無
有私曲可以位天地可以育萬物位有大小時有行
藏而位育之本常在於我而無虧欠也如是而后可
以為兩間之人為父母之子而無負於天地父母之

本意古之聖人深見於此故制為男子生之礼始生三日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欲以通此身於天地萬物而合為一体也矢者直也非率性盡心直道而行則無以通天地萬物故桑弧蓬矢之義取其直也射天地四方而后敢用穀此義最為重大深遠何着穀者生人者也不通於天地萬物則不可以生於天地之間故必先射天地四方而后敢用穀其意以為既有此身必盡其道而后可以食五穀而為人也故之一字尤為用意以為盡人道則敢生不盡人道則當死而已矣礼記多古人相傳未泯之率而此一節

最為可觀註疏皆未明近世大儒亦未嘗以訓詁爲
義則人之為人也終日乾乾終身如臨深淵如履薄
氷而后可爾豈但執匕以飲稻而已哉

周禮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

為民極

王者天下之所歸往定于一者也國謂王城也諸侯
之國亦在其中天下一國亦在其中辨方即周召卜
洛天地之中陰陽風雨之所會百物之所和四方朝
貢道里之所均也五帝以來國都無常處至周文備

故欲宅洛而守豈鎬之舊不遂居於洛者示王者制度不尽及古人之質也正位者王宮負北面南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君臣堂陛后宮外廷百官有司各有定序園丘方澤太斈射宮各有定位秦漢以來宮室無制宗廟無常郊社不脩庠序不立自古王宮無不面南而漢人以陰陽之說立東闕北闕而無端門之門皆非所謂正位者也體国二字尤有深意如人之身體外則元首四肢內則五臟六腑大則耳目股肱微則髮毛爪甲大小有序內外有常骨肉相維血脈精貫周足完其方正端嚴流通貫注強壯植立以玉

城而言則正位皆國之形體也以天下而言則京師侯国中国四夷心身臂指秩然不亂是天下一国之体也反是則為末大倒縣不可以為治矣又以其中血脉而言則其一事之非理一官之不職一疾痛之不知則是痿痺不仁亦不足以為体矣此推極之論然周公三百六十之制皆其心術精微之所在雖一事一官異体殊形而其不可相無聯絡通貫一處有痛通身皆知者未常不默在其中也經野謂井田也夫家之制溝封之度明經地理幽應洛書非但使民不飢不寒而已是亦所謂体也一事一体井九百畝

八家同井治地養民之定体也反是則為偏重大過不止於瘻痺不仁矣官司也職掌也官領其事職考其功不官則事散而無統不職則事廢而有刑皆所以備具国体而欲其無不仁之處也民極二字其義尤精天生烝民各具五事耳目心思必定于一不可有所紛亂攙奪使之貿貿然無所之也故位一王於上設百司於下一以正其綱百以理其紀皆天理之所當然天工之所必為群心之所共覩文言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觀之卦辭所謂有孚顒若是也若礼樂刑政斈校庠序周官三百六十皆事理之極性命

之微天下之心思耳目全長而止發之所謂辦上下定民志若后世無制之宫室宗廟無度之衣服器用百家之說二氏之言怪麗之祠宇不常之攻事不職之有司皆非民志之所定也徒使之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而已是故民極二字其義尤精於体国蓋定于一之義經世之要道也君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也愚嘗謂幼子常視無誑君之於民也亦當然后世人君之於民皆不知此義其所以為民之標的者率非常視而誑之者常多也無常視而誑之則民心無所止而天下不可治矣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

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此周人營東都求地中之法三五以來隨宜定都至周文備故仰觀俯察以求地中以夏至晝漏午正之日景置表八尺表北土圭尺有五寸以求之其詳接文可考緣景夕景朝義難曉故儒者多不明鄭司農以景夕為日昳景乃中其他為近日景朝為日未朝而景中其他為日遠殊不可通康成之釋首從司農而以己說繼之然亦未為明也夫夕不必暮也日過中而昳斯為夕矣朝不必晨也日未中以前皆朝也

處土夕景東而朝景西其常也景夕者置表之地於
東則日在西而日出於土圭之東日雖中而景爲夕
景也景朝者置表之地太西則日在東而景出於土
圭之西日雖中而景爲朝景也日西日東景朝景夕
非日之不中地之不中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地上地下各百八十二度有奇地中也者百
八十二度之中東西南北各九十一度之中周之將
洛是也然不求之日則無以爲一定不易之處夏至
日極東井晝漏午正北至嵩高之上十二度必以表
八尺土圭尺有五寸求之者意古者歷代參較制度

已定非周公之創特虞夏以來風氣猶質未有營洛之志耳武王一戎衣之後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洛伊周公成文武之志而遂營之日南者置表太南地在日南於日為巳南也日北者置表太北地在日北於日為巳北也夏至日在嵩高之南十二度南戴日下表南表北皆無景處遂在今之交廣而周礼之云若亭亭乎嵩高之上者表與土圭自古已定於嵩洛故相承以嵩洛之南北為日之南北耳景短謂短於土圭景長謂長於土圭暑者南方之氣太南則地偏多暑寒者北方之氣太北則其地偏多

異者非中也惟適平於尺有五寸則其地為得者遷之中斯王者之所居四方歸往之處也然此特南北之中非四方之中得南北之中而不得四方之中亦非所謂中故必求南北之中而復求東西之中然后當東西南北各九十一度之中而后為中正日東者置表太東地在日東於日為巳東也日西者置表大西地在日西於日為巳西也地東則景出於土圭之東維　日中而景為午正以后之景故曰夕地西則景出於土圭之西維　日中而景為午正以前之景故曰朝風生於震巽地太東則偏多風　陰盛於坤兌地太

西則偏多陰不失之多寒多暑而或傷於多風多陰豈足以為陰陽風雨之所會百物之所和哉讀書之士知據尺有五寸之文又當察求中之法其景雖不可過不及於尺有五寸而尤不可出於土圭之東西而后得之大抵談經之士多不知天識歷故凡言歷家測候處多臆度得會二鄭之說康成為勝泥事而質猶有罪焉唐人測景自浚儀岳臺南至上蔡武津才三百二十七里三百九十一步其景已短一寸六分半則康成所謂千里而差一寸者妄也交州去洛水陸九千里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交州景

出表南三寸則南戴日下表南表北皆無景處當在交州立表處之北七八百里以山川回折計之洛去交州五六千里耳南戴日下尚在交州之北則康成所謂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者尤非矣元嘉景至交州已出表南三寸南至林邑九寸一分唐書有闍婆國景在表南二尺四寸由是觀之則中國人常在日北廣州以南之人夏至前后皆在日南古謂日南正當如此然則天地廣狹度数為可求矣古今以鄭說用承因有日月星辰升降上下三萬里中之說由今觀之皆不深考者也

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氣與理合亦聖人之心之所在也聖人之心在於建
皇極以領天下而已建國而必求風雨之所會陰陽
之所和也者固將合氣與理使居之者識其初意而
不忘其裁成左右之功耳非專倚之以為祈天永命
之計也天地之為天地以理性而言則無在無不在
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亦無分於東西南北中國四
表者也聖人之身動與天俱應事酬物無非乾行立
心以太極為体為政以北辰為準照物以日月為明
動靜以四時為法剛柔以晝夜為象制禮以天尊地

中為本作樂以雷出地為声易六十四大象三百八十四小象皆聖人之動而常守無在不在之心無土而不安無人而不可雖居九夷行蠻貊浮於海無非惟精惟一允執其中之地也故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夫苟其君子也何往而不為民極人望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豈必河洛而后足以臨下御衆也武王周公之心蓋有所在焉者也天地必有其中○赤道春秋二分日在之處天之中也而以北極之高低赤道須而南而嵩高之上為天地中也之中則取四方道里之均嵩高之下河洛之地是也惟其中也

則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理勢之自然雖天地有不能違者也風雨陰陽者四時之用也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以四時之所交故從而會從而和其大体則皆以天地之合故也風雨陰陽者四時之用四時者天地之用猶身之用心而心之用五性也五性得則身心皆在其中風雨會陰陽和則天地之合四時之交皆在其中矣武王周公目之所覩心之所注未嘗不在乎此然觀其用心則固非專倚此以為卜年卜世永安長治之本盖將使其子孫立心行事以凡為準一政一事一舉一動無不本之堯舜之中體

以天地爲躰動以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爲用不偏一
倚無太過無不及流通四達利物宜民合理氣三才
爲一躰以不作於所居之地而無愧於祖宗豈建之
初意武王周公之心蓋所以爲教而非欲私其一家
以爲永久無疆之地若後世陰陽者流也天地之道
皆所以示聖人之用皆所以教不然徒倚所居得天
地之中而其行事皆率其欲心私意而不知執其中
則有衰亂與亡而已豈天地之中能爲之久哉伏羲
之陳神農之曲阜黄帝之涿鹿顓頊之帝丘堯舜之
平陽蒲坂夏之安邑湯之亳皆非風雨之所會陰陽

之所和也而未嘗不為民極人望德化流行子孫長世之地東漢魏晉豈非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哉而其德化與其傳世皆可考也平王遷洛而周益衰天地之中無如之何孔子之欲為東周指齊魯衛而言也張良婁敬所謂有德則易以興無德則易以亡者亦指洛而言也皇極君道豈係於所居哉周公營洛而豐鎬之周竟不遷非幽王之失道西周固自若也故曰武王周公之營洛所以為教者也建都擇地非尚德之言也張良勸高帝都秦亦逆知其不能為政以德而以智力持世爾以智力持世則擇地之說

不可止然德不可廢也為人君者將何急乎其尚友
乎

先生四書五經講義多於教授莆田及建安之雲莊書院德興之初菴書院及廣信玉山時所作無慮數千篇今皆散亡予所得殘稿參錯淆亂迨不堪讀考訂再四彙次纔僅得其稍完者為六卷如右其斷缺不可錄者尚多付之嘅嘆已耳嗚呼先生之於經書心會神融理精義粹纖悉推明真足以發聖賢所未發一言之約而該萬理之全一章之指

而括全書之趣學者即是求之廣乎章句玩
心之陋脫而優游涵泳之餘將有得於融會
貫通之妙矣舉一反三之學又何必先生之
講義盡存也哉閔文振謹誌

石峯先生遺集卷之六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七

宋寧德陳普尚德

經說

士冠禮

士冠禮者秦火之餘高堂生所傳儀礼十七篇之首篇儀礼尚有三十九篇后來出魯之淹中河間獻王得之傳至劉歆猶存至東漢而亡可惜也然此十七篇士礼皆備而以冠礼為首冠者成人之初也列於十七篇之首不為無說豈高堂生所傳之本已如此抑高堂生得之錯亂之中而自以序列之乎觀相見

鄉飲鄉射次冠昏后燕礼次鄉射后大射儀聘公食大夫次燕礼后覲礼次公食大夫后先士而后大夫由大夫而諸侯由諸侯而天子其序自下而上則疑高堂生自列之其序不為苟也冠昏二者又以冠為首尤為不苟冠者成人之始周旋應物之初列之當捐見從礼之首其拳拳於成人以為萬事百体之綱領也可知獨惟失亡之餘遂次序為全書是不冀其復全為微有可疵爾重其礼故筮日尊祖禰故筮于廟門古人事亡如事存故凡行事必於廟孫者体父祖也其行成人之礼尤當於廟也鄭註以為禰廟是

言則祖也祖禰尊於人而鬼神尊於祖禰並於廟門

者與祖禰共求之鬼神也並於門不於堂者謝曰然

饗之靈出廟神也適士二廟亦所謂禰當主適士而

言若官師一廟則不必言禰矣然則天子諸侯皆於

禰乎曰士與大夫之說子於禰天子諸侯於太祖輕

重疑於稱也

○

尚書中念字

天生人而予之以心心者善惡邪正是非得失治亂

存亡死生之主也用其心則善則治則安則存則生

不用其心則惡則亂則危則亡則死上自一人下至吾黨遠自前古近至方今何國何人而不然也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孟子曰必有事勿忘勿助長也夫心者神之宅福之府也乃或棄而不用欲不死亡得乎嘗觀二帝三王之書君臣上下相規相戒一一為此禹戒舜曰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益稷即工帝其念哉皐陶戒舜曰念哉率作興事伊尹訓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箕子陳洪範於武王曰念用庶徵武王命康叔曰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又曰肆汝

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周公告商士曰在今后嗣王誕罔顯於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告君奭曰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又曰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又曰肆念我天威其作誥告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康王命畢公曰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穆王作呂刑告同姓諸侯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夫典謨訓誥誓命之書其拳拳於念也如此何也蓋所謂念者即孔子所謂用心孟子所謂勿忘是也天下之事善者念之則知為之惡者念之則知戒之脩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念之則可以無不本亡國喪家殺身傷生之事念之則必有所不敢為事親事長之禮事君臨民之道苟能念之則夙興夜寐以為之猶恐其不逮也棄妲在前鄭衛在側冶容柔舌紛乎其前忽忽怠怠則以為安為樂苟或念之則如蜂蠆鴆毒豺狼虎豹之不可近烈火之不可蹈深淵之不可臨也此皆堯舜禹湯文武皐陶益稷契伊尹周公孔子顏孟無荷而不念者也齊威王楚莊王一旦而能念之也漢武帝狼狽失錯而能知念之也桀紂幽厲晉武帝唐明皇則放縱昏迷而不知念苟且偷逸

而不暇念者也念之則善則治則安則存則生不念之則惡則亂則危則死龜鑑憭然千秋萬古不可逃矣典謨訓誥誓命之君臣其拳拳於此也夫豈無其說哉洪範念用庶徵多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其義尤大何者五福者休徵之所生六極者咎徵之所出而庶徵之休咎皆五事得失之所為也念之則能敬其五事不入於狂僭豫急蒙而休徵在是矣不念之則不知敬其五事不得於肅乂哲謀聖而咎徵自生矣庶徵之休咎未足憂也而君臣上下庶民百草五福六極之所從出是豈可一日而不念一

息而忘之哉往之與聖其相去何嘗千里也狂而克念作聖是桀紂而克念可以堯舜也聖而罔念作狂是堯舜而不念則入於桀紂也念與不念其關係之重乃至於如此哉舜典曰予欲聞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先儒但釋忽為亂是猶未之思也忽者忘而不念之謂也古今之亂皆忘而不念之所生也古人之文一字一義皆有深意不可以不詳觀也洪範五事五曰思而生民之福極庶徵之休咎在於念與不念焉既焉矣天光煥然吾徒革相與念之

春王正月

或者為之說曰春王正月者魯史之舊文也王者夫子之特書也其書王何所以尊春王正月而為之也若曰春天時也此所謂正月周正月也冬十一月也而魯史例之春則亦以冬為春以春為夏而四時交悖矣不可之甚者也然而文則史也時王之制吾不得不說也且書魯之年而繼以春明魯之非也下書王而繼以正月明周之非也吾姑紀其實而已矣后有王者作而知其為周之非則惟行夏之時乎夫子之意恐或如此若夫定天下之邪正以為百王之大法則此不待言矣

尚文

邃古不可詁矣自黄帝垂衣裳以來天下非文不治大文則大治小文則小安一不文則相糜三四千年間可考也天地間人為大不人則天地無以立文也者人其人者也藻云乎哉三百三千布流於日用之間而言語文字者所以体其動作進退而樂以成礼舜以作樂八音六律羽旄以為樂而辞以理萬事々皆礼也而文辞即樂也節々相依步々不舍是故樂備而礼成辞及而事理而人道立矣人道立而天地位萬物育矣今夫垂衣而治也凡容必重而手容恭

容也頭容必直而口容必止也所謂口容止者非緘
默不言也言中其節之謂也不多不寡之謂也不中
其節則與手足頭容不相應也人言書之典謨訓誥
誓命詩之国風雅頌其体製音节非后世之所能及
而不知其與當時之帝王公卿與夫閭閻之人其日
用常相應也使后之世今之人其日用亦然則典謨
復作矣夫冕弁端委束帯立朝必皆有言揚袂頓足
旁若無人必無法語高帝不事詩書非不事也貪財
好色酔眠踞洗之習相得也武帝旁奢黷武去秦無
幾其不亡者亦以嚴默百家表章六經時听賢良文

孝之議而朝廷天下猶有董仲舒公孫弘倪寬之儒雅也然其號令文章自是遂不古則以禮樂不修民德不正形氣不和其間出不亡如董生之正揚雄之潛劉向之忠司馬相如之將有規諷則已不復有古人性與天道植立皇極之作也東漢復下於西都自東漢而益降益下至魏晋齊梁復祿之以老莊飄忽之言西方伊嗢之語而斯文之熱亦遂不可救至隋氏而極何文章之與世運不相釋槩若是貞觀開元之復漢者天策附諸公與魏徵馬周宋璟張九齡之論諫亦公孫弘倪寬夏侯勝魏相之類也至天寶至

德而杜子美之詩貞元元和而韓退之之文轢齊梁跌西漢而幾及於孟氏盖天秀常在宇宙間時不滅也宋懲唐末五代之弊得天下亟罷武臣用文士百年遂有歐蘇之文而天下園林巷陌亦將尚於漢唐是皆詩書文章之効也盖西京唐宋之文雖不及典謨雅頌亦皆英儁秀發工章能句可金可石而無消爍頹敗之氣故亦足以支撑一代亘古今升降之間而為飢渴之食飲也

又

秦漢以来天下之人其日用皆辭故文辭遂不古幸

而詩書之文賴孔子修定猶在人間其心情炅覺之不滅者猶得以誦述撰錄躰倣象似使有耳有目者猶有所見聞亦足以震昏迷紓糾結使會於暗室之中者尚能人於日月之下蒼生猶有賴若荀卿賈誼董生楊雄為言為句為章始終聲音不離於道亡者事物之本躰也起而成就之也繼之以述道一時志之以垂示萬世自然而句不期而章也故其聲音氣貌始終曲折不離於道也

太極圖乾男坤女圖

周子太極圖將八公蹤析而明無餘蘊矣竊嘗思之

氣五行萬物父母生理才動便具萬形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天地感而萬物化生通書動靜章曰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晦翁云四時即五行也言自五而萬也理性命章曰二氣五行化生萬物晦翁云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授萬物而生之者也太極二氣二氣五行五行萬物二氣一太極五行一太極萬物一太極五行之下但着一圈以為萬物化生足矣何用間着氣化一圈而后次之以萬物化生夫氣動則生雖曰氣化之生具於種類之生種類之生蕃而后氣化之生息然生理一動即分萬殊非至於種

類之生而后萬也氣化爲萬物初父母然一物一父母非一父母而生萬也一而二二而五五而萬其亭爲當然矣必着氣化一圈與於贅也愚嘗以爲此周子至精至深之意不可以不知也天地間一無息而已何謂無息曰道也道者何太極也明道先生曰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須着如此說道亦器〻亦道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后已與人此數語即太極圖男女圈之意也蓋男女圈所以明太極之爲道惟道故無息不着男女一圈則但見其生而不見其生之不息見其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而不見其混闢之無窮

天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者太極也太極即道也道者義理之當然也形有窮而義理常在生有窮而所以生者常在盖理須有義當然則不必父母而自生父母之生則有待而息而父母之父母常寓於無聲無臭之中以為生生之主是故天不憂其息也地不憂其盡也人物不憂其澌滅也何者理無息也無盡也無澌滅也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貞者正而固也有常而不變也千古萬古常如一日而無或不然者也貞觀者常如今日之法象

也貞明者常如今日之明照也貞夫一者一理常為之主而萬物之形体性情無止息移易之時也蓋惟不得而已故不已惟當然故必然故特出氣化一圈於五行之下萬物之上蓋一圈之幹所以發明大極為悠久無疆之定理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道者義理之當然意謂萬物雖有窮盡而乾道坤道常在種類之生或有息而氣化之生常無息氣化者理化也其化為体性萬殊以為種類之父母者理之當然也當然則不能以不然故天地鬼神皆不能違而為物之所恃以無窮也是故形生之理常而氣化之義

大形生常受命而氣化常將命形生之無息皆氣化ヒ之無息氣化之無息即理化之無息天地萬物性無息者爲之主所以千古萬古而常新故曰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須著如此說道亦器ヒ亦道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后已與人蓋萬有之殊悉皆道體道無一日而不在則萬化亦無一日而或息今即后ヒ即今已即人人即已不息其不生不行不慮其無與於斯者性不藏而理無亡也此周子程子之精意孝者宜潛心也（天心極問 著新此意）

檀弓辨

按檀弓曾子之不習於礼者五愚竊以為不可盡信也聖門如曾子固未可言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然不知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非夫子之言亦太誣矣此二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足知其非夫子之言矣何必有若而后知之有若知之而曾子乃獨不知乎死欲速朽必將棄野委壑否則裸葬乃可豈嘗以此教人識聖知言顏子以下莫曾子若也乃不知其非夫子之言且復信之以為當然及有若非之復引子游然以為實之殆若孩稚然者要之此章多偽蓋野人

之語善肇甚者飾之以欺天下后世可謂誣矣子失魯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六年之大司寇后向宋衛不向楚則所謂失魯司寇將之荊者不可信矣南宮敬叔在論語是謹言謹行貴道德賤勢力之人也孔子以兄子妻之則其人可知矣載寶而朝是一言而墮其素也參也聞諸夫子是親聞之也參也與子游聞是與子游共聞之也觀子游之言則曾子未嘗親聞亦未嘗共聞也與子游共聞而子游獨知其為南宮敬叔之貨桓司馬之靡而發而曾子獨不知但聞其中間一語不知其始之所起末之所歸而遂

寺以為正郎不詳審於聖人之言又復漫言以告有若與朋友交而不信傳而不習曾謂曾子而至是乎家語詩傳俱言子夏除喪而見夫子與之琴衎衎而樂閔子騫除喪而見與之琴切切而哀疏謂子夏喪毋民未有聞閔子騫以孝稱則家語詩傳為是而檀弓以為子夏見與琴而哀子張見與琴而樂者非實也然則速貧速朽安知其非他人不審之聞而誤以為曾子者夫祭仁十子喪而大義華天下之短聖議賢者說不識聖賢氣象則於其心術言行皆莫之服行非其言而妄傳以為其言者亦莫之辨此宗經

然則餘章未必皆實曾子之學問豈在子游下者檀弓極載子游之知礼凡十餘條未嘗或失惟對司士賁之請襲於牀不以礼而以諾為失之矯其載闕檀弓記曾子言與啓手足之意同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茹於戚性乎夫子夢奠時曾子年二十有七其委曲問礼與悔翁注一貫章所謂於聖人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者當在二十餘歲時檀弓記其易簀則其他亦宜乎在西河之后年彌高德彌邵而孝彌深矣反出子游有若下乎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誠非君子之言也鄭玄不知其妄又不

為之意而謂之為給說夫曾子豈與人以口者乎鄭玄目之以給孔穎達遂謂其不顧道理嗚呼道之不明諸儒不識聖賢久矣浴不於適室於爨室注疏以為夆扶時遺言以矯曾元不易簀之非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葬父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曾子以為知禮二者皆過中失正漸入異端凡居仲尼之門而稱晏子二者當亦非曾子事子思夆於曾子今讀中庸子思之齊問何可當也檀弓記子思絶四五而其不熟於禮與曾子同者亦有二焉嫁母之喪柳若告以聖人之后不可以不慎也乃誤而哭於廟哭於廟尊矣為

使其子不為出母喪是皆不可信者学者於此苟或不察而信之以為實則於四書決未可讀不識聖賢氣象乃后世学者一大病道之所以不明也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天下后世之讀四書者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七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八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答問

答閩問

天以閩朝曆數攸在全付所獲東盡日出西窮河源北通鐵勒南出林邑效琛脩貢稟曆奉時惟恐不先罔敢弗若東南七閩建惟上游四書出焉流布宇內文章禮樂當代儒臣通天地人來守此土撫民之暇日坐泮宮集我衿紳教之理數歲在淵獻月惟閏匕慨然以為閩者所以正天時序人事讀書為儒所當

知也首以三國以來同時異國所紀不同者為問書生於天官之學未嘗習熟列國所紀罕曾考詳然以事理及古今一二觀之似可以復明問而無疑於同時異國之不同也四十年前南北之地未歸於一庚午之歲一閏之失雖以四明撤氏一言降而復收當時國朝之曆必已行於北方儻其聞之其得不發無人之笑乎吳魏南北五代遼金之不同亦若是而已矣古今羲和之司惟近日為最得之混一之後三十餘年月連四大者二晝夜極短之刻至三十八極長之刻至六十二使南北未歸一版圖則曆之晦朔與

閏必不符於國朝之所頒吳魏南北之不同不惟閏也晦朔亦當不同晦朔與閏蓋常相牽連為一者也古今曆紀尤其殽裂之甚者也歲以十月為首已得罪於聖法不小矣又復不知置閏乃於閏年之末三年加一後九月五年兩加後九月以其不遠於○天秦可笑矣而蕭何張蒼輩從而因之不改何其陋哉然使秦末六國猶在秦之號令正朔所不能加漢氏之初猶有並立於天下則其不同亦當有如三國南北五代遼金之事其後九月之陋載之青史至今幸免者以當時無與並立故也大抵古今天下往往才雖

知天之人千百無一天道微遠數學纖悉加以歲差之行細入毫髮晦朔與閏之不同皆以此故兩漢魏晉之人猶未之知至東晉虞喜始能言之宋何承天隋劉焯始知因之而其所擬之數復不得其平至唐一行五代王朴始稍詳密然終不得為百年不改之曆雖號為至精亦為不中不遠而已何惟於三國南北五代遼金之人哉兩漢與唐天下一國無與並立漢四百年自太初曆以後更改不知其幾唐三百年自李淳風袁天綱傳仁均以後更改凡八一行精矣行之三十年耳至唐末猶三改之由此言之三國五

代南北遼金之相差也何惟使漢與唐天下猶有並立之國如宋之有遼有夏有金則其曆法必不能無南北遼金之事其無不同皆所謂無與並立者也三國南北五代遼金之不同皆有並立之故漢唐之無不同無並立而已矣淳風一行二曆開元之後以之窺天淳風得十之四一行至精止得十之八猶失其二三國南北遼金之人固無一行亦未必有淳風者也義和專官自堯至夏季秋月朔之失失於歲差而已不但荒於酒也魯之失閏文哀二公之世前後凡三周衰人亡孔子之徒復不與其事故也鄭康成名

儒也地官土圭測景之注所謂千里而差一寸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云者至唐一行梁令瓚始知其非而近世大儒循守鄭之說而不知攷也歲差之法蔡氏書傳循但知有劉焯之近而未知一行王朴之精曆之未易言久矣

問天地人何以謂之三極又何以謂之三才

五經四書無一句一字無義理古今諸儒註釋講明其亦詳矣而惟三極三才四字以入思惟講論者猶未多也此四字肇見於夫子十翼之繫辭說卦書契之下燧火之前惟韓康伯嘗以三極為三才王肅以

為陰陽柔剛仁義陸德明以極為至程子以為中惟朱文公以三極為三才各一太極其說為至當而亦未及詳也北溪陳安卿字義用文公之說已善而後段說極字多未當蓋亦未深明也至於三才則未聞有一語及之者蓋亦熟於口耳而未暇深思否則亦嘗有之而淺學未之見聞也夫所謂極者義理度分當然之至極不可有毫釐損益之謂也損益之則為病而不可以行所以天地之間自天地以下凡有義理度分之物千古萬古而不必變何者理之至極不可得而變而變之則為病此堯舜禹之所以執其中

而子思之所謂至者也有形體之至極有義理之至極天之高也圓也動也亦理之當然而不可損益也地之卑也方也靜也亦理之當然而不可損益也天一也後世釋子以為有三十三者妄也何者理極於一故也地一也而鄭玄孔頴達賈公彦亦如釋子之類以為地分為九亦為九州各如此禹貢九州中國四表特其東南維之一州也先王北郊之禮是祭其中央一州總統四面八州之神其名曰崑崙神以對南郊之北辰耀魄寶此東南維一州之神則但謂之州神之神而不與北郊之大祭其說見於二禮註疏

咸為出於地說之書括地象而實皆謬妄不根之論
疑葦而質是可罪也何者施之理極於此九州中國
四表而不可以益也惟極於一故不可得而益而亦
不必益不宜益也天體周圓一十六萬里半在地上
半在地下各八萬里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一度九廣四百餘里圍三徑一上下八紘各五萬
餘里見於唐開元中僧一行與司天官梁令瓚南宮
說之所測量者乃其體之極也自古相傳諸儒相繼
咸謂周天一百八萬里一度之廣二千九百餘里圍
三徑一上下四方各三十六萬里至今猶在吾徒口

耳者皆疑事而實不可用之說也何者理之極不可以多也地之廣不可量也然地者四旁際天以天之圜三徑一而言則四方之際當五萬餘里而章亥之所步皆妄言也其厚不可測也然地居天之下半以圜三徑一而言則地上至天其虛空中當二萬五千里地下至天其深重柔重之体亦當有二萬五千里之度也地之旁則四海其中則五嶽四瀆四海東濵南濵為廣北濵西海為狹皆可量可度而五嶽與西北之山其高大皆有數四瀆與東南之水其廣狹短長亦莫不有其度也皆萬古不变之體也日月陰陽

之精也天之所用以行萬化各一體而列為二體也各一者不可二列二者不可一不可三也日一日行天一度以度之廣而言之其徑疑亦當四百餘里其圍當千二百餘里也二十八宿北斗列星各有定數定位如北極南極出入地上地下各三十六度赤道南北去二極各九十一度黃道夏至去北極六十七度冬至百一十五度春秋分各九十一度北斗星六在紫微垣內一在垣外之類皆天之所用以為體也五星之大同形其色亦五星之五者當然之數其色之五亦當然之度也此五行之氣之所成而其質則

在地以質而言則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剛寒土之柔重其性也其色與在天者同在天固本之於在地者也其在地之氣則水金寒涼水含陽金純陰木火温熱木純陽火含陰土位在中則兼而有之列之於天亦與在地同而其實則在地者之騰而上也無非萬古不變之體也日月之在天則以出入為晝夜盈虧為朔望長短為四時五行之在天地中則以進退為寒暑而其出入盈虛長短進退之度萬古而有常也晝夜之十二辰四時寒暑之各九十日一月三十日一年三百六十有六日是也故日月

以爲壘壘者分限度數之不可損益也萬物皆出於天地也無非天地之體日月五行四時之屬也大若人之男女小者草木鳥獸以至於一蟻之微一草之細皆陰陽五行之子萬古不改者也動者之羽毛鱗介在天在地在山在淵植者之根幹枝葉華實以夏以秋以冬其色樣形色時節度數如彼如此如是短鶴長燕春鴈秋馬徤牛順之類雖有萬不齊而各止其所各正其性各從其類各有其時雖歴千古萬古其數之可計者未嘗有一物之增减其形之可象者未嘗有毫髮之損益也雲雨霜露風雷雪霰天地之

所以生成萬物也其鼓動吹噓濡潤凝固以為萬物之始者自有天地以來未嘗有一日之不同也此與天地皆其形體之極而其所以然者無非理性之當然使非理性之當然固不能以然而不變也若夫天之健也萬古無息地之順也廣厚無疆此其性之極亦理之所以然者不可變也地靜體也天動用也天高智也地卑禮也此其理之極亦其性之所安也惟其然也是以日月五行晝夜寒暑風雲雨露得以流行乎天地之中而萬物得以成此盖其極之極是為萬化之主然亦不過理之當然而已合而言之天地

日月四時萬物凡其然者皆理之固然性之本然形體之極固不足以言也是故六合之中惟一理性皆太極之分全體雖曰無聲無臭而森然曉然於目前者無非理性之當如此固如此不可得而損益也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此也此天地之極也若夫人則雖天地之所生而中於天地自為一位其形體情性雖皆出於天地而其知能心力之所極與天也同是不可不分而異之而與天地並為三也身之一也肢之四也臟之五也指分而各五也竅之九也腑之六也毛髮爪甲膚肉筋骨血氣聲貌億兆而

一也千古而同也日月所照未嘗有一體之不然也五事五性五典五教五禮五器五刑五服之五也四德四端四教之四也三綱三達德三物之三也男女夫婦尊卑內外長幼貴賤是非善惡老少生死之二也良心善性之一也千古萬古而不變也此其數則然也至於其理則其一體各有一極充之則為大學之至善不充之則為過與不及充之則為至誠至道至德不充之則不足以盡其極若舜曾子之孝之類亦千古萬古而有定也無他理義度分至此而止不可得而變也形體非理性則無以為之理性而非形

跡亦無所憑而行乎日用之間其靜而與形為一其
與動而以心為主者固常相孚相傳每相樂而未相
離也此人之極也莫非義理度分之至極故與天地
為三極而為各一太極之體也太極一也而分為三
固未嘗不一何者太極者道之至極各得於道則不
相悖而合為一家合為一家則一太極而已非惟天
人也蓋與萬物亦一而已矣物雖萬而同一極也若
夫三才則其名義之所傳亦必出於三代學校之講
明三者雖並稱而其意則尤以人道為大才者能也
三才者天地人各有所能也孟子所謂不學而能之

良能是也孟子所論指人而言而以為天地亦有之者非輕侮天地也天地蓋實有之又以列人於天地歉其不以七尺之軀而自小也夫良能者性也剛健悠久生人造物天之良能也柔順安貞持載生育地之良能也愛親敬兄忠君弟長仁民愛物善善惡惡人之良能也行日月動風雷作雲雨飛霜露成四序育萬物無一不得其所不盡其理不如其分者天地之良能也橫渠張子所謂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是也應萬事裁庶物居上則長其治國平天下之用以極於日月之照臨居下則紹其治國平天下之體以入

於是稍之精微一得其位行其志則一日而彌六合小得其位有其職亦有三月大治三年有成七年即戎之效此人之良能也不過四肢五臓九竅五事之身而已矣子之所謂可畏孟子之所謂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者此也不惟是也天地之力固有所不至而惟人為能成之中庸之所謂参天地賛化育易所謂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書所謂燮理陰陽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時乃功與乾彖傳所謂御天者是也御者依帖扶持以翼其行而遂其至若臣子之御君父在帝左右是也度政萬事禮樂教

化井田學校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君臣上下之所以賛化育財成輔相燮理平成而御天地者也不然天地之理有極而其用有不能以自至故必待人而後成也然則人之為人也亦大矣並立為三豈不可忽故曰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又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所謂良能也夫人之所以

參天地而為三才也如此是豈可以自小哉無他術
太極之全體以爲寂然不動之體感而遂通無不到
也然則人也者豈徒六尺七尺之軀而已哉○唐一
行梁令瓚之說所以可信者蓋以夏至日中之日在
嵩高之南十二度開元九年遣太史監南宮說等南
北立表之所測北至蔚州南至郎州三千六百八十
八里九十步而晷差一尺五寸三分則鄭玄等所謂
千里而差一寸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者亦疑事而質
也以南北地里計之南戴日下去嵩高僅五千里在
天則為十二度以此較之一度之廣四百餘里全體

之周十六萬里誠可信也前後儒者及朱蔡之言循用鄭玄盖於唐晉循未詳也○或曰天地之極萬古不可變矣而自晉宋以来有歲差之說堯典四仲之中星詩之定之方中七月流火左氏之龍見而雩漢之冬至日在牽牛初度唐開元在南斗十三度者今皆不可用矣盖自一行以来定差法八十年九月有奇差一度推之三萬年當差一周從知堯時璩節一元之數當四周如堯時是亦所謂極而已矣周時夏至土圭尺有五寸之景在洛漢以来陽城唐宋以来在汴之浚儀亦此一類是皆理之當然不足以為疑

止○伊川指康節面前卓子問此卓安在地上天地安在何處天何所依曰依乎地地何所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於是為之極論以至天地之外伊川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及此至今不知其所論云何愚見以為此事亦未嘗不可知但須黙會潜契而後可凡物各有内外惟道無外天地即道體也不容有外如佛家一重之外又一重也物各有外此天之外猶別有之則其盡處之外又當有環繞之者其所環繞又當有外有盡所盡又當有外如此則雖萬重百萬重千萬重萬萬重亦不能盡如此

則如只消此一箇天無在不在之說不勞思想矣太極者道之至理之極也有形有性至此而極此外若有異形別樣即非理可怪矣如此則雖萬重天地萬重人物皆徒勞如何只此一天而無所不在定于一而又無所勞矣竊意來節之所極論大畧不過此試詳所謂自相依附可見也繫辭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不禦者無二無外無窮也靜者不勞不煩即易簡也正實理也所謂誠也其他皆妄皆非也皆勞之備者具足無欠無欠則無二無外矣有欠則有二

有外不可以言備也言備則不容別有矣竊意須節與伊川所論不過如此太極三極之極初即此意謂極至而無以加也若此天地之外更有天地則此太極只是一偏而有二有外有加矣○梅明治亂善惡升降君子小人三極之中不能免也惟異端者在三極之外是乃六合之中之所無道理之所不宜有矣謹思明辨之學學者之所當知也無他理之所無不可以為有也

問明德是性是心

以經文德字與傳文顧諟天之明命章句人之所得

乎天與本體之明論之則所謂虛靈不昧者謂性不謂心亦未嘗不在其中然此但當主性而言德者得於天也天之明命天使我有是也皆所謂性者也虛靈不昧釋明字傳以明命釋明德則命亦可謂虛靈不昧況性乎且大學一書本末具備若因虛靈以明為心則是萬世道統之書性學已明之後反遺却原頭最上一層但自第二層說起不足以為本末之書矣又自格物至脩身五條皆所以明明德正心其一條也正心所以明明德則心與明德自為兩物猶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心與性自為兩物不可混也今

以明德為心則所謂正心者為正其明德耶凡心多主已發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性實主未發言仁義禮智是也四端其發動處未發動處則為仁義禮智之性非有是理無以為是端也是故大學之明德即中庸未發之中明德而止於至善即致中其為新民之本即天下之大本也大抵性者夫命之一原人之所同得其不能不動則為心心與性本亦非二物所謂道心仁義之心所謂本心良心者是也聖聖相傳日見五常之用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考之天下萬世而一求之靜而本無以見之動而復

有動之有非靜時本有則不能故并動靜同為有若是者非得於天乎不爾故尊而名之曰性既得於天也又尊之曰命若夫心則人之知覺居身之中為身之主人之應物裁事皆心之為故不能不與性命為異體而有動靜之分然其無人不有無事不本竪萬變而無或移達諸日月所照而無不同者蓋性與妙合而為之主故也如此則直謂之性亦可故曰心為太極又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寂然不動是也有指動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又曰天命率性修道心之謂也觀是三言則心即性也蓋性本無為

非心無以行心為動物非性無以範故心為性之郛性為心之理蓋本動靜二體為一使靜者消以行而動者有所主是皆天之所為也聖賢之論有說心似說性說性似說心者蓋為此說心似說性者道心仁義之心本心良心是也說性似說心者共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心兮本虛應物無迹與康節明道晦翁之言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命也有性君子不謂命也與此釋明德而謂之虛靈不昧是也虛靈不昧亦可言心然明德天賦於人人得於天之本體所謂天命之謂性也虛者其本體也靈

不昧無體用言然亦得於天者本來如此故動能如
此故靈不昧者純以本體言亦可也循蓍之德圓而
神者用也然蓍之性本如此故於動時而見故曰蓍
之德德與此明德之德同皆性之謂也虛以具衆理
天下無性外之物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是也
靈以應萬事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是也所以能
盡此者皆心之知覺故心統性情雖與性合而不能
不為二體不與性合則常無主而不正之時多不為
其體則無以見夫天命之全體與人之神明不測之

妙用非天命之全體則人極無以立非神明之妙用則人事無以成心性之學未分則可蔽以一言曰道心性之學既分則天命之全體不容不單行獨出以為天下萬世之大本大學之書本末具備根原有據之書也明德之云心性之學既分之後也不謂之性是遺却最上一層也大抵除却人心則道心與性只是一物故文公教子詩云性外初非更有心只於理內別虛靈然性者天命之定體心者人之妙用二者須合分別故文公詩繼云虛靈妙用由茲出故主吾身統性情此詩足以 盡心性之義矣心雖為性之郛

然自一原而論則性外無心故以虛靈釋明德無不可也且虛靈雖主於心而性亦非死灰槁木謂性非虛靈不昧則是人生而靜之靜與佛氏之寂滅同矣性字從心從生無爲而無不爲者也學者豈容遂死也哉

問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文公以知本一句爲衍文嘗以物有本末推疑其正爲本末章之結語盖物物窮至其本原處故所以爲知之至也或以本末爲格物章錯簡然乎否乎

大學錯簡經伊川文公更定已審不可以復疑矣若以此謂知本為本末章結語而非衍文則本末章之末已有此一句不容重疊若以此謂知之至也為本末章結語則本末章只以使民無訟大畏民志發明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之意正為經文本末之傳無格物致知之義若以本末終始為格物致知章錯簡則所謂先後者先明德而後新民先知止而後能得先其本而後其末也於文理為順格物致知者下學而上達自事事物物上窮到萬物一原處先其末而後其本也於文理為不順又以此四句為錯簡則此謂

知之至也一句當是格物致知章結語於此四句何所屬考之則近道矣之下則下文又不可解其為脫亡後自知也又本末章此謂知本一句為釋經文本末之辭今以本末為格物致知之傳則此一句遂無所歸由此觀之則其非格物章錯簡明矣

問言顧行行顧言夫子以為君子之慥慥言必信行必果又以為小人之硜硜何也南宮适躬稼之問夫子以為君子哉若人樊遲學稼之請又以為小人哉何也

學者於聖人之言當謙思明辨審視詳說則其所論

是非善惡高下大小可以盡見而無遺人之一身言行二者而已言顧行行顧言二者學之第一義是蓋檢身克己之實學而其所以然者則以言之易而行之難也何言之易也人心各有天賦之良知其於善惡是非無不能見其出言立論敎詔號令諫爭敷陳皆知以善爲是以惡爲非善爲可行惡爲不可行其聞於人之耳見於人之目者無不善無不正也及其反之於己則往往爲外物所牽私欲所蔽平生之言鮮有能踐甚者明知其善而棄之不爲明知其惡乃不能自免而爲之聽其言歷歷可觀考其行人人不

捨蓋雖賢者不能自免也是故聖賢之教人君子之自立學者之講明莫不以此為先務其大要則惟欲實其所知所言在上者欲無愧於下在下者欲無愧於鄉朋友使皆信任倚恃而免於徒能言而不能行之罪也顧者反而視之也言顧行者行常不足故常明其言而不使之過於行所謂言之不出耻躬之弗逮也行顧言者言無不善故常勉其行而不使之不及於言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所謂耻其言而過其行言不過其行則常無有餘行及其言則可以無不足若易之謙卦以山之高裒其多而抑之於下以

地之卑益其寡而進之於人言之有餘山之高也行之不及地之卑也訟其有餘衰其多而抑之也勉其不足益其寡而進之也是故中庸之德由是而篤慥慥謙之君子由是而尊光不可踰慥慥篤實之親尊光篤實之德也是故君子之言行相顧即易之謙卦以裒多益寡而實君子之言行亦以裒多益寡而實實則言無不信而為顯之謹言語行無不果而為蒙之果行一身而易象備也若夫硜硜小人之信果視此則有間矣何者君子之信信於內硜硜之信信於外不過若尾生之信文子魏文侯之信虞人而已所

謂好信不好學所謂君子貞而不諒匹夫匹婦之諒是也君子之果果於內徑徑之果果於外不過若從一之婦人不畏死之役壽而已所謂果敢而窒若也君子之信果則克己誠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學若三省之曾子是也彼硜硜之信果則鄉黨自好之人智不足而勇有餘者耳小石之堅確小人小夫之欿欿而猶有所守而似於徇非若之所謂小人故亦得為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次而猶為聖門之所不棄其視曾子子思之學何啻萬萬不侔也禹稷之仍稼盡心於天下同室有鬬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之義

夫子之周遊七十二國亦此心也當時如晉六卿魯三家齊陳氏皆以力治徇維而夫子獨以堯舜之道禹稷之心行於世南宮适察而知之故不敢明言而以其意為問夫子當時亦知其意之在己故不之荅而於其出也以尚德君子稱之不荅者謙不敢當必稱之者不可沒其人尊德卑力出人超世之見也若樊遲則遊於聖門當以顏曾之學為學顏曾之問為問窮則立身達則蓋世顏曾之學問也不此之問而猥以小人之稼圃而請於聖人之前陳相棄其學而學許行猶見斥於孟子樊遲在聖門而不以勞心治人

之道爲學乃以勞力治於人之道而請於聖人夫子安得而不鄙之夫子而不鄙之則將使天下胥爲陳相許行而堯舜三王之所以治天下者將無以爲之主民無以立命而天地亦無以立心矣硜硜之小人猶爲可取樊遲之小人則其流弊將如洪水此聖人所以闢之也稼圃之事窮居之士仰事俯育或不能免若舜伊尹陶潛龐德公諸葛亮是也如不能已則耒耜笠簑儕之野人亦何不可而以爲學則過矣夫子以賤多能鄙事微較釣弋無不胥爲乘田牛羊茁壯蕃息后稷之稼穡不役麻麥瓜瓞夫子之聖當無

不知兒童少年之日必嘗有以此而聞於東西家者
樊遲之請學亦當以此夫子之聖豈老農老圃之所
及而必斥之以為非者君子之學欲為民立命為天
地立心固不暇於耕也居禹稷之時斯禹稷矣在衰
周之末則當為道統之計易地則皆然也學問講論
不可不詳信果美德也而有大小虛實之不同稼圃
生民之本也而君子亦有不暇為之日大人者言不
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信果之大也硜硜小人信
果之小也言顧行行顧言信果之實也硜硜小人信
果之虛也大人君子之信果蓋惟知檢身克己不期

於信果而未嘗不信不果小人之信果不知檢身克己之學而但為好高求異之行鄉人皆以為信果而自君子觀之則其無得於道而不信不果者猶多也名有同而虛實不同行有同而大小不同是故曾皙之狂不顧行不顧言德愈於硜硜之小人徇者之顧行顧言未離於硜硜之小人顧言顧行美德也而有大小則信果之大小可知也耕稼舜與伊尹為之而夫子之門則不可為所謂時中者也生民之本而孔孟有所不假為其志有在而其義甚大也學者深求聖人之志與吾道之大我則知之矣小人不可為而

聖經之小人不可棄稼圃之小人但聖人之所不屑非薄之也申生荀息之死與東漢黨人之矯激皆未免於硜硜之信果此又不可不知知此而後明聖人君子之道

問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安與利仁知之所由分也朱子釋中庸安行利行之說則以安行為知利行為仁何邪

四書五經中發明義理之學及程朱註釋從橫反復曲盡精粗仁義禮知萬事之綱也而仁知二者居乾之四德首尾而括亨之禮利之義於其中知雖屬貞

居四德之末而元之起常於貞仁之成常於知今之
學者往往大仁而小知而不知知先仁後皦然於四
書易之中知有大小仁有精粗而聖人之安學者之
利未嘗不先知而後仁也何謂大小有日用全體之
知易之所謂知崇效天是也有日用常行之知所謂
或從王事含章之知是也何謂精粗有天地全体之
仁文言之以元為仁繫辭之顯諸仁是也有日用常
行之仁文言之仁以行之復卦小象之下仁是也然
大意常以知為先如中庸以知居仁勇之先以舜之
知居顔仁由勇之先至後面說誠則以自誠明自明

[illegible]卷下十一章天道人道之先未發川流敦化訓以
至聖聰明睿知為寬裕溫柔之仁發强剛毅之義齊
莊中正之禮文理密察之知四者川流之首以懋明
聖知達天德括大經大本化育三者敦化之後子思
之意其可見也大學以明德為一篇之主明德即知
也一篇主明德八條主格物致知豈非萬事皆知之
用乎安行則生知之眼界利行則學知之日用安行
利行一皆生知學知之用亦若天地以日月為天地
無日月則萬物皆不可得而成矣天地以日月為天
地人以耳目為人群生萬物皆日月之照臨四肢百

骸皆耳目之揮發堯舜以聰明睿哲為德之先以克明俊德為治道之先文王以日月光四方夫子以日月照臨當時後世而洪範五事以睿聖為主未有仁而不本於知者也仁人心也心主靈覺發用凡仁之流通溥博無所不到者皆知之所到也仁者公之道也先儒曰公近仁又曰通也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先儒以為最善名狀夫痿痺者身之不通處也一處痿痺則一身為之掣而不得行仁之為道通而已夫通也者知也仁之所到皆其知見之所到也是故仁者安仁亦猶耳目與人並行無一處相離也但不

思不勉而已是亦以知為首也知者利仁固非上知之知亦其聰明不昧凡公處通處皆見之而不能忘故常依循貼傍而不敢違論語所謂依於仁是也其所行固不違於仁亦皆以知為主也安行與利行其分則仁也其等則以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夫安行何以為知蓋其行皆生知之所行也如草木之枝葉華實皆其根氣之所到也安行雖難然生知之則自能之耳此生知安行所以合而為一而知居先為主也學知利行學者之事也是為日用常行之仁务之仁以行之論語之依於仁及凡問仁問為仁

者是也然皆不離於學知之事是亦以知為先者也其分則知為知仁為行其大體則知常在仁之中不以安行利行而常為仁之主猶天之日月無一物之離人之耳目無一動之遠也其厚薄安利之不同者不過若日月之有晴明雲霧耳目之有老少而已觀堯舜之以欽明濬哲為首五事之以睿聖押五事之後為主中庸之以至聖聰明睿知標小德川流之首以聰明聖知括大德敦化之後則於明問之疑菼哉乎可以效愚見矣夫聖者無不通之謂也生知安行之總為聖人則固以知為上矣賢者希聖者也學知

利行之知皆希聖之事也亦不過常者暗而趨明耳
或曰中庸之第二十章先言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後及於知行二者一篇大意總大德敦化而以肫肫其仁居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之首則是以仁為先為大也曰脩道以仁之下緣而繼之以不可不知天而遂鋪陳五達道之知行而以知為先行為後末後肫肫之仁結之以聰明聖知達天德分明是主仁為人道而仁之成皆知之功也子思次序極為不苟
問告子曰生之謂性又才稟於氣程子之言晦翁引之以為密於孟子何如

字各有義見其義然後知所以體認服行故程氏字訓晦翁以為一部大爾雅謂其有關於學者之用不少也愚讀孟子及晦翁註於告子上篇有可論者二焉一則本意非而義則是生之謂性是也一則本意是而義未安註中舉程子所謂才禀於氣是也生者生而知之能之之謂也其字從心從生謂生為性正未害氣質之性生也仁義之性亦生也氣質之性出於氣仁義出於理二者皆本於天非生而何凡天下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生而然者 皆性也天地日月四時風雨霜露山川草木禽獸皆 性之所為也皆生

而然者也人之仁義禮智生之性也飲食男女之欲視聽言動之用雖出於氣皆生而然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五氣之運參差不齊清明之純千百不一昏明強弱理所宜有謂之為性亦天下之同言也惟夫天理精微道心難見故如告子之徒但知有氣之一偏然昏明強弱知覺運動必不以為性亦難齊孟子蓋嘗自言之矣所謂動心忍性所謂耳目口鼻四肢之性是也其答告子但當與他剔去氣質仁義之一性氣質之性萬殊仁義之性一本氣質之性雖生而稟仁義之性可學而覺氣質之性可變化仁義之性一無轉

務若猶未達則以四端之不息明之告子雖蔽固亦當通透不合為天下人只認得氣質之性無君子不謂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志孟子平生痛憤此說故因告子之言闢之一時只要打得他箇俗意見去故於所謂生者力排之然性之義須着謂之生不可以孟子之言而遂以為戒也大抵告子不知有仁義之性孟子於氣質之性亦未及講明分别出告子識氣不識性孟子論性不論氣所以如此而告子亦終不信服復有食色性也之言使孟子横渠同時相遇則無許多紛紛矣才者能也所謂良能是也天地人謂

之三才者各有所能也聖復贊運行天之能也持載生育地之能也愛親敬兄忠君弟長仁民愛物善善惡惡人之能也孟子所謂天之降才所謂非才之罪所謂不能盡其才者此也蓋天命之性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凡天地間日用當為之事皆人之所能也生而能之者其本然也學而能之者亦其本然也非本有之雖學不覺也程子謂才禀於氣固是然以昏明強弱為才則將有所局而變化氣質不可施矣才有能也才之所能止於此則其所不能者誠不能而孝悌廢矣不可以不思也晦翁以程子為密恐須商量

問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朱子以知性爲格物盡心爲知至及大學或問中舉此語又繼以存心養性爲誠意正心心與性一也前後所指若是之不同何耶

天開文運朱子之學爲吾儒所宗四海翕然斯民之幸然朱子之學所以得天人之心如此者亦惟得其源而其流無不正耳先哲常目荀楊之學曰不識性更說甚道性者所行之源而心則其宅也得其源而以心養之於靜察之於動則沛然其流萬事無不善在下則身脩家齊在上則國治而天下平矣朱子之

學既行吾黨之講明體認莫急於此孟子盡心首章
二句及文公註結末二句實古今聖賢先哲心學性
學之至要也盖人為天地之心心為人之心故孟子
當世變之下以正人心為主而其所以可得而正者
以天之予人不輕不小而復不離於心之中求之不
難得之甚易而人自不知也性也也者天之全付於人
不離於心者也性靜而心動性無為而心主知覺孟
子二句不過使人以其知覺用其無為者而已是故
七篇大意主於正人心而發其所受於天而不離於
心者以為之標的使人體認以為正心之本首篇首

章仁義二字已見大體第三篇四端為畧見心之涵性第五篇首章遂出性字以為七篇之樞其中數篇如經正則庶民與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等語大抵皆循性以正心至第十一篇因告子之言遂反覆主張發明以極言性之善首尾凡二十章始備至第十三篇平生大意垂將結末遂於篇首盡心性之全合而為一而其用功之本末則以性為先心為後性為樞紐根幹而心以盡其枝葉華實也夫心也者人之所以為人行乎萬事萬物者也盡心者盡其涵性之本體使無所不到者也是乃人之本心所謂道心

與人心無毫髮之相關也性者即心之所涵也天之所賦仁義禮智動則行乎萬事萬物靜則斂然於中常為天下之大本也性非心無以為宅故康節先生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然心雖為性之宅而其在人則主知覺故雖涵性而性之體面容貌皆心之素所知識是故性之用行於事物皆心之主其發用實居其動靜之關紐也人以心為用而心常涵性以為根籍性以為用而下民皆不之知但見其心之所到無不是而已不知其所到者心之盡其為無不是者則性之性乎其中也人之於世於人於物惟

心故但無不是則為盡心而其人亦遂為聖賢君子
而實皆性之功天之力也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譬如草木之枝葉華實盡其分量人見其成而不知
其根皆天之賦予其成者皆其根之實也天者性之
所從出也全體皆天者也識性則識天不待於他求
也故又加以知性則知天一語以盡其真源而使之
無遺上二句非此一句猶未盡也朱子所謂知性物
格之謂盡心知至之謂尤細大學之格物致知物格
則知隨之而至本合而為一第其文不容無先後其
事則同一時非若致知誠意正心猶有先後之分也

知性盡心二者相涵爲一動則俱動靜則俱靜亦若物格知至之本無先後性該萬物心主發用性爲本主心主發斂亦不容不分先後而爲兩體也性主理故合於物而以物格爲知性心合知行爲一其行之所到皆其知之所到故以知至爲盡心悔翁之解釋亦當詳爲之思而後得也此孟子一書最大之義最盡之辯明乎此則萬理無不通四書六經皆可讀以大學首章末一節或問中舉其語以續子思中庸之傳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也即與其上文明善即格物致知誠身

即誠意正心脩身語意無異而其義理亦貫徹而無
礙存心者存其所盡者也養性者養其具萬理該萬
物之性也知性盡心以致用存心養性以立本知性
固為盡心之本存心又為養性之要郛郭不嚴不周
在其中者必不安故也意者心之動而性實與之俱
動者也誠實也實其動使之皆性而不雜於欲也意
誠則心正矣亦若知性而心自盡也意誠心正則心
常存而性自得其養故大學之誠意正心亦以養其
所格所致雖已格已致又當無時不用其力使內外
本末交相養也惟格致之功終為大非格物致知亦

終不能誠其意正其心也孟子先言知性盡心繼以存心養性豈非內外交養而盡心知性終為本也不盡不知不能存養也知性盡心盡其用存心養性固其根曾子子思孟子朱子前後古今實同一意明問之疑豈不謂以性為物以心為知之當講又豈不謂正心誠意中無性字存心養性中無意字何以為對豈不謂所誠所正之心意所存所養之性心皆自與前文不相干涉凡此皆慎思明辨之學也愚以為學者能於此一一問剖析使之流通則幾矣誠意正心所以養性也養性者存心之功而誠意所以存心也以

此觀之則可以貫徹矣惟以知性為物格事在雖明而實未嘗不可曉蓋不獨未嘗不可曉政自不可不曉也何者天之生人與物一也人雖為大而未嘗離於物予茲竊觀焉乃混然中處蓋合人物為一皆為乾父坤母之子也理氣同出於父母豈容有異而況於混合不離得失善惡無時而不通哉所以至者明彼則曉此治人則及物所館所治有一事一物失其所則性不歉矣故中庸言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晦翁解釋篇首并心一氣言之以為性則理也健順五常之性人物之所同得而不專於人也以為盡心

圖為至術合性於物又為至理學者盡心於此庶幾
可以言四書矣

問孟子引孔子之言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程子曰心本無
出入據操舍而言耳范太史女曰孟子不識
心心豈有出入程子曰此女不識孟子却識

心

此話天地間一大議論不可不明看此說來程子為
盡明道内外兩忘之説尤精蓋心之為物常在我者
也其用則有動靜而無出入其動似出而未嘗去乎

我其靜似入而非自外而來復循其體用而觀之以出入言殆似鄙人之言也其有出入者不過操存舍亡耳其舍亡時皆人欲為主其本然仁義之心墮落失亡而不知其所在無復有可見之迹是出無時而莫知其鄉譬之日月其照物時天地間皆日月也而其本體不去其處譬之水鏡其鑑物時千形萬態不遺纖毫而水鏡之體不隨物而亡也人之應事接物皆心之用物之正邪善惡是非可否取舍從違斟酌損益之公義皆經歷耳目而鑑於心心鑑既受然後曰宣之身行之其行皆心之行其言皆心之言良知

良能萬物一貫而其本不離於我也若君使臣臣之所為皆君之事而君之位不離乎行之過也若父兄使子弟子弟所為皆父兄之事而父兄之位不離父兄之處也及其酬酢既周處分已定而此心澹然於內如未出之日月不照之水鏡渾然其體漠然其迹所謂未發之中也循此言之謂之有出入不可也及其為物所誘為形所役為我所拘則凡富貴貧賤榮辱得喪喜怒愛惡憂畏疑懼千蹊萬徑邪妄偏倚一一皆欲心行事其本然好善惡惡中正靜定之全體皆忽忘委棄若未嘗有得於天命焉者其或良心循存

內外善惡之分猶耿然於胷中而其見有雜其手下固利害逆順之境意必固我之私瀞息俄頃之際亦足以揚外物之旌旗而空我之室廬是凡此者皆所謂出無時而莫知其鄉也若夫夜氣休息之餘平旦無為之際事之是非善惡其利害不在已之時與夫顛倒傾覆而悔悟生疾病危死而初心露其或私居燕處無所不為之然而遇光明正大之人則羞惡之心惕然而動於中當是時也其本然者未嘗不在然而莫知其來之蹤莫見其入之門也至於致知明理之極超脫豁悟之新操持護養之密則其本體赫然

而不可掩泰然而不可挺沛然而不勝用當是時也
雖有存亡得失之形而其存其得亦莫知其來之蹤
莫見其入之門也凡此者皆所謂入無時而莫知其
鄉也是所謂神明不測也是所謂乘氣機也其出也
氣動而動其入也氣静而静也氣動者理之屈氣静
者理之伸以動静言故皆謂之機也大槩人得是心
以為形形在我則心常主乎其中形本皆心之充而
亦不能不為氣所使心之體微而氣之欲易張氣之
欲張則心失亡不知所在謂之不在腔子裏可也至
於覺悟操存則復晏安如故其端倪不可得而見其

往來不可得而跡非神明不測而何文公感興詩蓋諦觀而謹言也至人秉元化以下則所謂無出入者而凡人之初亦無不同也大畧無出入者止有動靜無出入動可言出而其本不離靜可言入而非自外至有出入者其要根同未嘗不在而利欲好惡紛紜時謂之亡則可矣其入只是仍舊本元然亦由收拾艱辛而復還也不謂之入亦何以謂之哉明道定性書中內外兩忘之論於無出入尤精約學者試緣此而思之此篇題目不知何處院齋答者一篇皆失之此亦二大題目當入思議者畧述管見如此覽者詳之

問伊川易傳序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康節觀物吟曰體在天地後心起天地先論語川上之嘆伊川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以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文公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此三體字何以辨

一字一義有一字而數義者如道之為道本以共由之路立名而有天道人道有君子小人仁不仁之道人有君道有千乘之國道之以政道之以德之道其義

之相去若甚遠而究其然皆同出也道者常行之謂也人道者日用常行天道雖沖漠無朕而實為於穆不已之常行也君子小人之道仁不仁之道亦謂其所行而已道千乘之國治之以道者也道之以政道之以德引之使歸於道也者體字之義尤不一有本體之體程子所謂體用一原朱子所謂費者用之廣隱者體之微所謂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者是也有體段形體之體繫辭所謂易無體禮記所謂禮者體也所謂無體之禮孟子所謂一體具體邵子所謂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是也是故

體用有二有具於無而行於有之體用體無而用有也體漠然而用粲然也程子朱子之所謂體用也有立於有而行於有之體用用有而體亦有也體止定而用行動也邵子之所謂體用也論語川上章三體字其義亦形體之體蓋與邵子所謂性者道之形體相類蓋與體段之體同為有形狀皆在天地後而其旨則與截然有定則者微不同也朱子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為狀仁之體聖賢君子以文載道以字成文字義不明背於聖賢之言先哲之訓皆不得其義昧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學亦不

得其精至終為鹵莽滅裂之學是三體者慎思而明辨之亦一部爾雅之一門也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論易也用六十四卦有大有小三百八十四爻以效天下之動是也體一陰一陽之道形而上之道易有太極是也用者其然者也體者其所以然者也其然者可見故顯其所以然者無朕故微有是理而後有是事有是物故先體而後用物者道之所載事者理之所宅即事即物而道之本體渾然乎其中故先顯而後微則體用顯微之先後交錯往來播合而一原無間之義先見矣體雖無朕而萬象森然乎

其間用雖已形而至理渾然乎其內其體之所與用俱靜其用之動與體俱動若舉而措之者皆所謂一原也既動之後體全物中與物終始若水之與濕火之與燥混合為一無少罅隙雖解牛之刀貫虱之矢無所容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此所謂無間也邵子所謂體在天地後蓋即所謂顯微無間者詩之物則大學之至善堯舜禹湯孔子子思之中之庸易太極圖之中正皆是也何以見之即物則之至盡恰好而不可損益者觀之則見矣凡事物之小大高下動靜方圓其制度分數如彼如此萬古

一日而不可損益者皆理之當然道之固然也即其制度分數之不可損益者而察之而道著矣故曰道亦器也物非物器非器無非道之定體也此所謂體在天地後者也用起天地先即藏諸用之用言道之體主於有形之後然所以変化而著此體者則在於有形之前故曰真宰曰造化曰其用謂之鬼神其妙用謂之神皆此物也蓋貫動靜有無成一條脉如木幹枝生土上而根在土中水流為江河而源在山中又即程子所謂一原者君子之言無往而不相值此類是也天地萬物一無息而已無息者道之無息也

於穆不已是也而其可見者莫明於川流動極而靜
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無端無始不斷不停
其変化皦如也其相代繹如也盖不止如貫珠之相
連此即所謂道也是亦所謂道亦器器亦道是亦所
謂無間但彼以混合為一言此以晝夜不舍言也彼
以各有定形言此以動靜生生言也彼以定體言此
以常體言也是皆所謂形體也皆所謂本來面目也
而驗之者莫如江河百川之著夫江河百川之流所
謂一也所謂悠也久也往者過來者續晝夜不舍後
先不異未知其何時已也天地萬物若是而已天地

萬物之若是非天地萬物也道若是也故曰此道體
也人但見其為天地萬物而不知其為道之常形故
指以示人而謂之道體也欲知道者觀此可見欲學
道者學此可觀也與道為體即無間之義彼則定止
之無間此則其流行之無間也又無間者不息之制
度不息者無間之流行非無間無以為不息非不息
無以為無間也文公所謂道體本然尤為精至蓋不
謂之道體則然或曰當然實然而必謂之本然者蓋
無以見其本體也川流之不舍道體然也其所以然
者又當指出特言之不離乎川流者而言之也蓋未

然而已然然固然而不能不然其義精矣三說雖殊未嘗不一體段形體之體皆在天地後本體之體獨在天地先然所以謂之本體者就體段形體之中指其本然固然者不離其然者而言之是未嘗不一也邵子所謂體用見於觀物吟猶有可論蓋以水為體以火為用水生於地靜之極故為體火生於天動之極故為用此其意義深遠學者多未及講也水至清至虛能鑑能涵而其動必下其歸必凝澄體之止也火發動飛流生風化物其動不可禦其去不可留用之行也在人則水魄而火魂水智而火禮水一定虛靈

之性而火應物之用在天則水貞而火亨水冬而火夏體立用行之義皆可見矣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亦此意物者形體也一定之質也人者仁也生動之道也定體屬陰故探月窟方知物生動屬陽故躡天根乃識人也是亦觀物吟之體用也論語朝聞夕死章所謂道體與川上之歎是一套言語所謂得聞道則不為虛生盖胥說也與川上章皆是夫子為道傳神開人門路使求之不可不察

問程子答蘇季明開未發之中與羅豫章李延平體驗求中之說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如程子言則當未發時不可以
思慮求索惟敬而無失最盡豫章延平二先生教人
又有於靜坐中體驗未發之中作何氣象之説二者
文公皆嘗講論體察謂二先生之言終恐有病程子
爲盡又於其中立論以心體流行貫乎動靜未發之
時雖不可窮索而常有知覺者在中已發之後所謂
中節之和皆未發時知覺之應也是皆然矣竊嘗妄
論以爲程子答蘇季明之言與敬而無失最盡一語
乎恐本意蓋已然豫章延平二先生之言亦淑得子
思言外之意有不可忽者而其病則亦不能無矣蓋

非實有以見之亦何敢以語人至於其病則龜山楊氏已有是言藍田呂氏亦有此病豫章先生之云蓋亦道南之傳授爾朱子之論精矣亦猶有可以補其遺者此天下一大議論苟有見焉豈容不與共學者商之自堯舜禹皐陶仲虺執中協中建中之說見於書夫子中庸二字見於論語至子思所謂未發之中則卓然百聖之後然未必為子思之新聞意者商周之間學校庠序之人亦嘗講論傳授不但顏曾子貢之徒嘗聞之夫子也觀劉康公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數語可見受中之中即未發之中是以有動作禮義

威儀之則即發而中節之和與時出之中也衷即中也子思家傳未發之中亦嘗有取於劉子之受中劉子之受中嘗出於湯誥之降衷湯誥之降衷嘗出於皐陶謨之和衷衷似兼心而言然亦豈非所謂道心所謂心所具之理所謂性之郛郭若乎人心之靈古今一也謂之衷者豈非有見於本心實為不偏不倚之全體而言之乎未發之中誠不可以思慮求也然子思非精思而得之非體驗而實有以見之又何以筆之而為一篇居要之語乎卓然一句所謂道之形體也非有以見之又何以言之乎人之未發之中在

天則爲無極之太極也夫子與濂溪非得之於思而得之者乎蓋若日月之徹乎心目之間耳未發之中全體之太極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所謂萬象森然各有條理者也已發之後喜得喜之中怒得怒之中哀得哀之中樂得樂之中而后謂之和則未發之前當亦森然各具矣考之已發而其未發者躍如也豈遽不可體驗哉惟着意容力必於靜坐時求之爲不可爾程子之意子思當時已具于思意謂天命自然之全體萬善皆具實天下之大本無聖無愚[illegible]受而有之觸之則動用之無窮時出間發不可[illegible]

無以害之則若水火菽粟之日用不待思慮考求何

後得思慮考求不惟反有苦心勞力之害又將使天

命自然人人各具隨感而應之體反為艱難不易得

之物故斷斷然不顧疑議不讓師發立一言曰喜怒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喜怒哀樂之未發與敬而無

失何以謂之中其意若曰是理也天之所予具足渾

成身正心平即此而在起意討求反陷茫茫無下手

之地即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戒謹恐懼以持之則默

然而自在但謂之喜怒哀樂之未發所以明古今天

下之公共人人各具之全體以為萬理動靜出入之

府以為人極之主宰百聖之綱領先立戒慎恐懼一
可為致中之本則所以嚴人欲之消長有無以為此
心出入存亡之大機蓋本體固無不在然非戒謹恐
懼以保之亦不能自有其有矣此與程子之意兼同
蓋為存亡之機可畏者言也雖然子思程子之義精
矣豫章延平之義亦未宜盡以為不然何者人者天
地萬物之靈也天道無為故其中正純粹於穆不已
之全體皆有所不自知如麟鳳龜龍之為神物而各
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人心有覺故其於天地人物之
理所謂體統各具之太極未發已發之中不偏不倚

無過不及之全體常瞭然於心目之間特惟未發之中於自己未見時役心客力以求之又以昏冥迷罔而莫知其鄉求之不已且將以勞苦無得而自廢至若此心無欲義理流行之際與夫格物窮理豁然貫通之後蓋未嘗不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也在聖人則欲之斯至旦之斯在此身動靜無在而不與之為一若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者蓋與天無異也而其時時自見則猶有天地之所不能者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其憂者爲是也自聖人以下如顏子之虛明當常見其卓爾自顏子以下亦當時時在在

有不言而喻者何者人心有覺未發之中雖非耳目所及而其不偏不倚之氣象豈能不形於心目之間且夫所謂不偏不倚者必有其形不見其形而何以為言乎夫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皆見其形而言之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皆見其形者也不偏不倚形也無過不及亦形也不見之不能言亦何敢言見之而後言之者為之傳

揣以示人也故謂之氣象氣象不可旹意求而亦未
始不可求也學者惟以心之瀞然將觀之則可服應
無全牛若謝上蔡所謂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
識取者其或未得則姑置之時於戒謹恐懼之隙以
人已之喜怒哀樂之自然中節者察之於聖賢之喜
怒哀樂已有定則而無不同者考之復於二氣四時
之度萬物自然之則推而驗之盖人之喜怒哀樂即
天之四時人之未發之中即一陰一陽之道也於此
求之亦可以因彼而見此矣惟不下主敬工夫不知
戒謹恐懼於平常之時而復操求亡子之鼓着揣龍

蛇搏虎豹之手於浩浩茫茫之中則徒勞無得而反以自喪矣蓋人惟一心靜則在靜動則在動以已發之心而求未發之中是二心也譬如身在此而問者謂其非已也茫茫然奔走四方以求之至於病而卒於不能得夫以已發而求未發又何以異於此哉文公酬南軒送行詩足以明之未發之中所謂太極之蘊也所謂心為太極也謂有象有迹冲漠無朕者也謂無復何存萬象森然者也謂之復何存非有體驗之實不能言也靜時不可參一毫智巧惟於發而中節時察之則可以坐得而立致故曰惟應酬酢處皆

違則不根特違云者由表徹裏即動得靜一舉而得之也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傳大本達道也惻然之真樂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也惕若初不煩不待求索惟敬而無失最盡也其下八句皆言不可不敬之意所謂一寸隊謂惕若也惕若則乾乾之惕若戒謹恐懼之教也隊章延平之言盖亦得子思言外之意文公所謂復何存見本根亦豈二先生所謂體驗者若楊道夫所問羅先生教人於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作何氣象而李先生以為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此言則叅有蘇季明呂氏楊氏

之病蓋其所謂氣象者不為非而其所以求之者無儇游自得自然明了之意而反為心氣之害也然非二先生實嘗有以見之亦不能為此言而於教人之際毫釐不審遂為有病之語爾大畧未發之中一思而得可也必思而得不可也時時自覺可也求索而真見之不可也合在人在己者而總觀之可也一於自己靜坐特求之不可也必於己而求之惟敬而無失最盡也子思程子之意與曾子教孟敬子三言畧相似彼兼用言此亦未嘗不包用也不過天命自然于時保之則不可勝用矣文公或問於未發之前當

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便為已發固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此說甚的若其心貫動靜之云尤足以辨吾道異端死活枯潤之分所謂伊川用敬不用靜尤學者所當深察惟未發之中為天下之公物天人合一視之可見求之可得惟不可於自已未得之時勞心以求之蓋人之未發即天之太極天之萬化已具於太極之中則人之萬善亦當各具於未發之中喜怒哀樂中節之和則所謂萬善也未發時不先具則發時中節者非自然之用而其於省察者涉於人為而未必能盡合

於理矣蓋即孔子一貫之一而其所貫者皆各具於
一之中故聖人之動則無不貫貫者之動加之省察
亦無不得也文公前後之說皆謂靜中惟有知覺如
鏡之只有明未有所照之影此中之全體也是則固
然然心為太極其發而中節皆其良知良能謂未發
各具夫豈不可若謂未發時惟一渾然不偏不倚之
全體到得感而遂通時自然隨事逐一覺其當然其
一一中節之和只是一箇本來全體樣子如此言或
亦可然以萬物皆備言之則未發時儘含得許多道
理故謂未發之中是體統太極而各具之太極亦已

於其中無不可也文公固嘗謂伊川所謂靜中有物
只是太極既謂之太極則謂之萬理皆具夫豈不然
猶有一說先儒未嘗言性饒雙峯嘗及之子思曰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皆之一字猶有微意蓋四者有一
不中節則其涵養省察工夫必有所未至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而後足以保合太和四者有一不中節則
體用皆有缺矣四者一體也一不中節三者能皆中
節乎四時一氣也一時有盭則病牽連而皆病矣於
此求之亦可以得未發之全體矣猶有一說未發之
中無在不在不可道發時就是已發但一箇發時其

也都是未發只發者中節則未發者其發亦自中節只就發者操存省察不使之有不和便是敬而無失也此箇敬中動者自行靜者自在伊川用敬不用靜正為此學者試思之

石棠先生遺集卷之八